

总是想得太多

爱自己

◆ 戴 蓉

坐在一家酒店的露台上喝下午茶的时候，对坐的人突然说：“像咱俩这样对自己好的人真少见。”我跟她常聚，非应酬、AA制，只为图个好心情。仔细想来，我们对自己的好不是纵容，而是不过分压榨自己，允许自己偷懒，自得其乐不纠缠别人，在生活细节上能讲究就讲究一点。

周末晚上和人闲聊，有人沮丧地告诉我，把客厅里沙发换掉的计划受阻，丈夫和女儿指责她奢侈浪费。我诧异地说：“你用你自己的钱不就行了。”她苦笑着说：“本来就是花我自己挣的钱。”看来我对家庭中的种种不自由知之甚少，沉默了半晌，想起她喜欢养花，便问她阳台可曾添了新的花。这时她才恢复了一点笑意，说起她的茉莉、矮牵牛、石榴。“原来只敢种些观叶植物，现在开始买开花类的了，种不好大不了重新再添，只要自己看了开心。”看来我不担心，她总能为自己找些乐子。最近我格外在意他人小小的欢乐，是因为之前在微博

上收到的一条私信吗？朋友在私信里透露了母亲病重的消息：“我一生中从未如此彷徨过。”回想起平日里她淡定的样子，险些掉下泪来。一旦到了这种关头，一张漂亮沙发和一盆好花恐怕也无法带来愉悦了，快乐要趁早。

奶奶活到九十四。八十多还从井里打水上来擦地砖的她，最后的几年里得了老年痴呆症。人活一世，活的是各自的体验和记忆，一旦患了痴呆症，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简直让人怀疑时光岁月的意义。后来，奶奶也开始用成人尿布，给她一块较易消化的绿豆饼，她抖抖索索吃到半夜，从前她可能是能自己烹制盐焗鸡的巧妇。伶俐的她以前跟人打麻将，筹码小了、上下家出牌慢了，都是要遭她鄙薄的，可是最后她能认得的，唯有父亲一人。

上天给的，不知什么时候要收回去。能对自己好的时候，何必吝啬一点时间和金钱？爱自己，也允许别人有爱自己的自由。

美食需要说法

官府菜

◆ 钟洁玲

新出炉的《粤菜传奇》挖出了两大美食世家，其中一个就是创自广东然后北上，成为顶级官府菜、名满京师的谭家菜。

谭家主人公在经营顶尖品牌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

怎么吃谭家菜，他创造了一整套优雅的程序，给谭家菜赋予了一种稀世的格调。

首先，把办宴的场所布置成充满古代士大夫品味的雅室。

其次，谭家菜贵在有钱也未必吃得上。如果你没有提前预订，给多少钱也没辙，谭家不接不速之客。而且，只有进入谭府才吃得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第三，餐前、餐中、餐后，诸多讲究，既华又实。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326期

流泪的洋葱

◆ 何 菲

风月总无边

C小姐的先生毫无征兆地出轨了。这对她而言如大晴天里响了一记闷雷。

她想不通，每天清晨不忘为她泡一杯维C泡腾水、每晚为她吹干头发的先生，在知天命的年纪居然开出结实绚烂的第二季桃花。

起因是那个深夜夫妇俩看完电影快到家时，C手机上出现的一条蹊跷短信：到家了。发信人是她先生。诧异间，他慌忙解释自己将发给先生的短信错发到她这儿了，随后又欲盖弥彰给她母亲打了一通电话。洗完澡她让他拿隐形眼镜药水时发现了端倪：她清洗完镜片很久，他还端着药水发怔，从未有过的慌乱。C小姐即刻想到：他母亲根本不会使用短信，也不会那么晚睡觉。

本埠生活录

宝 姑

◆ 石 磊

宝姑小我半岁，长了副细细软软的四肢。这个年纪的女子，四肢竟细润柔嫩如少女，相当匪夷所思。伊穿无袖衣衫，完美裸呈两条凝脂玉臂，暗夜里每趟坐伊开的车，总是让我心旌荡漾得十分辛苦。宝姑天生一双细巧小脚，娟秀尖尖，不枯不柴，穿平底鞋极是媚人。宝姑与我出门玩，鲜衣美食之前，光是丝袜，先要端详来端详去，换个半天。那样美的一双小脚，怎么服侍，总是值得。赞美伊小脚一品美貌，宝小姑七情上面答，小时候妈妈规矩多大，在家从来只许穿布鞋，不许穿拖鞋，怕脚长长大大难看。说完啧啧两声，一脸心有不甘的孩子气。跟着恶补一句，放学回家，被同学在弄堂里高叫两声名字，回家都会被妈妈呵斥，好端端的女孩子，名字怎么可以随便让人肆无忌惮大声叫？我在对面听得，一口滚烫的黄色面在嘴里，笑亦不得，咽亦不得。

宝姑除了四肢绝美，然后跟着还长了粒硕大的小脑袋。宝姑自己一点不烦，开口闭口本大头如何如何，口气壮阔得腰细。宝姑祖上不知亲奶奶还是姑奶奶，里头有一枝，家里曾出过古老京城的铁路站长，祖上赚钱赚了，还捐过北京的一座城门。对呀，宝姑的血，是上海跟北京五成五成拼起来的，到这里就搞明白了。

宝姑四周，日日夜夜花团锦簇，各路才俊时隐时现眼花缭乱。隔几日，便拎我去见个某某某。一会儿眼亦天才亦白痴的钢琴家饮茶，一会儿又坐在话梅香息烟袅袅袅的沙龙

里，瞧本埠走地美人打香篆。一城的好吃好玩，亏了宝姑带领，我才摸索得了一点门路。从武康路小茉莉蜜语依依，到大成水深火热烤生蚝烤馒头片，宝姑好像从来没领我重复去过哪个馆子。伊的境界还不限于此，伊讲话才叫无法无天才情泼墨。去夜排档烧烤，讲好了人人短打，偏宝姑出轨。还没上桌，先现一手。看看，为了这趟蚝聚，我把家藏首饰里，最大的一块有机玻璃戴上了。

初次见宝姑，就听伊斩钉截铁宣讲，人生态度，是中年以后要去欧洲留学。独沽一科，只读豪门苏富比的硕士，学位是不屑要的，看中的，是人家在校读书期间，苏富比的藏品，随便摸。讲完，意犹未尽……

宝姑性情爽朗，路路有神，可是稠人广座之中，伊却常常一反常态淡淡无语，几近落寞寡合。深夜里问伊一句，静静答来，一点也不愿意被人家了解，芯子是孤的。听完点头不已，是的，这样器量过人品味高逸的女子，芯子里，必然是极孤高的。

宝姑做生意亦有风致，眼光狠辣地拣了件好东西来，悠然卖。那是一款美国化妆品，拎着样品去见大牌化妆师，那个著名男人极傲慢，吃着喝着，闭眼跟宝姑讲，不用打开。宝姑何等手段，一餐小饭之后，硬是叫男人睁开眼打量伊的化妆品。男人挑一点抹在手背，微微有了笑意，呵呵，中年妇女的福音啊，这个是个。

你看，再茫茫的人海，精妙女总能邂逅精妙男，宝姑这一晚，又棋逢对手抖擞了一回。

了单身到老的准备，也为已然成年的儿子做出妥善安排。她不能为一次次失败婚姻搭进自己全部的未来，她愿意为自己二十出头时的错误选择买单。同时她也尽可能均衡地处理了财产，足以让男人自惭形秽。

传统看来婚姻的最高境界是白头偕老，可多数婚姻像是绿光，远看如此柔和美妙，一旦靠近真的不过是个浮标。中国式离婚就是不离婚，干耗着，总之熬到最后都是良缘。据国外权威机构调查显示：在婚姻关系中，和谐稳定的情感能给人的幸福感一年价值约为8万欧元，困顿的婚姻一年对事业、精力的折损则远超出这个数字。婚姻得失固然无法用金钱衡量，可它的优劣的确会引发复杂强大的连锁反应，牵制着人生其他板块的兴衰成败。如果亏损已超出让人内心平衡的极值，踉踉跄跄走到破产一定不是智者的选择。在一桩婚姻中，幸福与不幸福之间没有中间状态。

“他的过错倒促成了我的解脱。理性地说，我觉得他的心就是那颗洋葱，可能早将自己全部展示了出来，只是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罢了。这是我们婚姻的问题。”夜色里，C小姐载着我，果断一个起步，车开得快又快稳。以前的那个她又回来了。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26) ◆ 严 力

- ➔ 能否驾驭另一半也要路考的很多人一辈子没能获取驾照而我好几个朋友所能炫耀的都是过期驾照
- ➔ 老师为我修改了几十个病句但我又偷偷地改回来几个不然这篇文章就不是我的了
- ➔ 人们互相赠送语言的慷慨所以越来越廉价的面令慷慨的行为越来越深沉
- ➔ 迷路是人间最宽阔的大街可看到各种人在那里繁荣地闲逛
- ➔ 除了老弱病残孕我还给拉着嫉妒拐杖的人让座当然我也一直给假象让座

丰子恺的画意



藏书如山积

丰子恺 丰一吟(父女)画文

整个画题是“藏书如山积，读书如水流。山形有限度，水流无时休。”是啊，藏书虽堆积如山，总局限于书架的体积，你看，这男子不仅有三书架的书，还有上方的三个书箱。书箱里还放不下，书箱边上也放了几本书。可是，不管放多少，总有个限度。读书则没有限度。这男子即使把这三橱书和三箱书全部读完，他还可以到朋友家里去借书，甚至去图书馆去借书来读啊。书是读不完的，就像流水一样永无休止！

繁华与寂寞

午夜大街 ◆ 赵 波

很多次，混到午夜，和姜听回家。

她的吉普车里，听歌惯常的习惯是把一个人听烂了，再换另外一个的听。

从夏天到冬天，从朴树，老狼，郑钧，到许巍，老姜把他们的磁带都听得磨破了，没法再听了。

午夜的大街上，空旷，闪着寒光，在冬天会让人感觉到心里的孤独和柔情。这样的夜晚也很男人。听着那些男人的歌，想着他们平时故作坚强的脸，看那些楼房，远远地耸立，寥落的灯中立交桥沉默容忍地站立，那么长，路伸展无边。突然听到张楚的《西出阳关》，突然听到“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时光，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风吹来，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久久无语。

下着雨或者下着雪，如果出门，为了找寻一个温暖的所在，在一个地方见到另外一些熟悉的面孔。

午夜的北京，有那么多不眠的人们，像失散多年，零落在不同的角落，消磨各自的时光，等待无形

味醇厚，入口鲜香，余味悠长。

第二道大菜是清汤燕菜。最有意的是，在这两道大菜之间，侍应给每位客人递上一小杯温水，请你漱过口，再吃下一道菜。因为这下一道菜，鲜美醇酊，如果不净口，会囫圇吞枣，混淆了它的微妙之处，糟蹋了极品菜。

仿佛经历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此时，全席鸦雀无声。这个漱口环节，等于给客人下了一道禁语令：肃静！屏息！大菜来了！

稍顿了一下，清汤燕菜登场。

十几年前，我有位朋友在海口市吃过一顿谭家菜，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路大惊小怪。让他感觉最玄妙的，就是酒宴吃至一半，要用小杯温水漱口这一环节。

这一环节使谭家菜显得高贵神秘。

漱口之后，他喝到了一道高汤，汤色如清水，没有油星子，味道却异常地醇厚鲜美，十年难忘。

中的一双手，重新让彼此相聚。开着车，沿着长安街，不断地前行，这时候的大街，任由你放肆，路上无人，只有路边的树上停着的一群寒鸦，冷眼旁观你的压抑。

还是在日落时分，沿北四环往路尽头的西山开去。

山的轮廓在路的另一端隐约显现，落日余辉给城市的轮廓描上一圈金色的边，眼前没有遮挡你视野的东西，四周无声而静美，车越往前开，你离山越近，落日的颜色那样丰富，你看到浅浅的红色，浅浅的橙色，浅浅的紫色，浅浅的粉色，浅浅的青色，还有灰色。一切都在浅浅地、无声无息地变幻，又静又美地变幻色彩。

它是自然，强大的，我们只是过客。

在一切事物和空间的交界之中，在白天和夜晚的边缘，城市和郊外，孤独和狂野体验，机会降临和寂寞等待，爱情和失落，得到与失去，存在和想象，你和非你，无限的空灵与实在的空虚……我们呆在一起分享，城市的这些时间和片断。